1

我是不得已才决定写这个小说的。我真的不愿触及这个题材。这段我这辈子最刻骨铭心的爱情，也可以说是惟一的一段爱情。你知道，我有过苦涩的初恋，几次伤心的单相思，也已结婚生子。但只和你的这段感情才可以称得上爱情。我不想在这里向你解释写下这个小说的那个不得已的原因。因为这个故事本身就足以说明。如果写下这个故事给你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干扰你平静的生活，也只能请你原谅，我没有别的选择。虽然，你比我更加了解这个故事本身，也比我更清楚故事的结局。但还是请你认真地把这个故事看完。的确还有一些早该告诉的事实你并不知情。看完这个故事，你可能会原谅我那个给你带来耻辱和不幸的选择。但也许你会更加恨我，从此甚至拒收我的邮件，使我永远丧失向你表示歉意的机会。不管怎样，在这里我首先向你表示深深的歉意。在这里，在中国南方这座叫做杭州的被誉为天堂的城市（不幸的是，那个同被称为天堂的巴厘岛遭到野蛮的恐怖袭击，使我总是担心，我的这座城市也可能遭遇类似的袭击），对你却是遥远的北方，深深地弯曲我的膝盖，向你致以我无法以言语表达的歉意。

我们的相识是命中注定的错误还是上天的好意，自从那次伤心的离别之后，我始终在问自己这个问题。但我至今得不出答案。有时候，我想这是上天的好意，让我碰见你，让我这辈子终于有了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使我不觉此生虚度。但有时我又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这是命中注定的错误，给你给我都带来无边的疼痛和伤害，使我们只能在回忆中度过余生，对世上的万物都丧失了激情，再不敢全心地爱一个人。你说呢？

我们的相识的传奇性，没有人能够相信。我偶尔向我的几个朋友谈起我们的相识，他们几乎都认为我在开玩笑。所以我也只能一笑了之。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也只能在谈笑中把你的爱深深地埋起，像埋起一只陶罐子，并不渴求多年之后有人从潮湿的泥土里小心翼翼地挖出。当我向你那个遥远的国家投出那封满载我希望的信的时候，绝没有想到给我回信的竟是你这个和那家报社毫无关系的你。我的那封信是我在看了美国《新大陆》杂志的广告之后投出的。那时候除了在美国，我还没有在国外发表过作品。我非常在乎这次几乎没有希望的投稿。我的等待像离你的距离一样漫长，像诗歌的道路一样修远。但我却等来了你的信。那个陌生的带花边的印满英语的信封飘到我桌子的时候，我像接到外星人的信件一样惊讶。我仔细地反复地瞧那个信封，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打开，生怕损坏那漂亮的信封。你说我是马来西亚的冉秋云，收到我的信你很奇怪吧。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信中的这第一句话。你说一个纯粹偶然的机会你替在报社做编辑的姐姐带信，得以阅读我的诗稿。你说你马上被我的诗歌吸引住了。你说你看到一颗孤独而高傲的心。我惊讶于对我诗歌的理解那样准确，那样到位。我反复读你的信，一遍又一遍。我把它揣在怀里。下班后我把它带回家，回到寝室里，躲在被窝里继续看。我怕被那个比我大好多岁、资历比我深得多不那么好相处的室友发现。

第二天，我第一次装病向单位请了假。我要用充裕的时间回你的信。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在信中写了些什么。大概是说一些惊

讶和不可思议的话吧。我不知道你是否还保存着那封信。那可是我给你的第一封信。你的所有信我都整理后好好地保存着。当然，我只能保存在办公室的铁皮柜里。我不能让我的妻子发现。她会嫉妒的。

2

我们的爱情起自书信，发展于书信，最后又终结于书信。今天，当我整理十年来你给我的上千封信的时候，我发现要把我们的通信经历详细描述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国家，有各自的朋友和亲人，从事着毫无共同之处的职业。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用传统的方式交流感情，也许可以称得上传奇。你那些发自那个南太平洋岛国的信件，如今已成了我特殊的财富。那些发自加里曼丹岛的信件，发自飞往新加坡的飞机上的信件，发自香港的信件，都带有你的体温和肉香，它们都是我的珍爱，我的秘密。

这是一封发自空中的信件。你在航行中，在别的旅客打盹儿或吃东西的时候，在空中小姐甜美的声音中，你却在给我写信。你说你从舷窗外棉絮般的白云中，看见了我的照片。你断定是我在白云后面偷偷瞧你。你说你看见了我狡黠的眼睛，像一对猫的眼睛。你说当飞机飞跃南中国海，你热爱的是中国这个词，只因为我生活在中国。你说你的同事最渴望的是到欧洲和美洲旅行，而你最渴望的是到中国旅行。你说天山、祁连山、内蒙古大草原，这些经常在我诗歌中出现的地方，是你最渴望到达的地方。你说你还希望那个陪你旅行的人是我。你说你最爱的东西是那只破旧的旅行包。

我在办公室读这封信，也在西湖边读这封信。每回收到你的信我总是那么急不可待地打开，然后等到下班后独自一人跑到西湖边，找一个清净的地方，躺在草地上，慢慢咀嚼你的信，像一头老牛。在白堤，在柳树和桃花相印的草地上，我不知道我度过多少美妙的时光，仅仅因为刚刚收到你的信。我躺在那儿，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民工，也像一个等待情侣到来的恋爱中的人。我有时会发出奇怪的笑声，有时蓦地狂跳起来，引来路人和游人的侧目和哄笑。我记不清发生过多少类似的笑话。清扫垃圾的环卫工人在多次的侧目而视之后，有一次终于把警察叫到我的身边。他们怀疑我是从精神病医院逃出来的。那次我花了很多时间才把情况解释清楚。他们无法理解一个沉溺于爱情中的人，其实和疯子相差无几。

白堤是后来我们惟一的一次见面我带你去过惟一的景点。但我没有告诉你这是我对你相思最多的地方之一。你知道我没有告诉你的原因。你领略了寒风中的白堤，领略了波光潋滟的西湖水的温柔和残酷。你对我的仇恨也是在柳絮的飘荡之中和西湖水的辉映之中开始的。有时候，最温柔和纯洁的事物恰恰蕴涵着最残酷的本性。这是你回国之后给我的信中说的。你的这句话像一根锥子一样刺痛了我的心，并且一直扎在那里。现在我也感到了尖锐的疼痛从心脏周围向外蔓延开来，向着肌肉和皮肤，向着骨髓和血液，向着毛细血管和头发、指尖，并顷刻控制我的全身，占领了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旮旯。

我没有任何理由能够反驳你的话。我知道你有足够的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当我作出了那样的选择，就理应得到你任何刻薄、仇恨的指责。可和你相比，我所付出的代价、承担的责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是拿一滴水和大海相比。就像你在另一封信

说的那样，你会为自己的选择承担任何责任和磨难。事实上，你为你的选择尽了足够的责任。你至今保持独身，我想我不是全部的原因。你的思想和认识使你作出这样的选择。你无数次说过，你不能忍受一个女人把自己圈在服装、化妆品和孩子身上。你说你是一个不修边幅的女人。你从不化妆，你更没有考虑过结婚。你无法想象自己带着一个孩子的情景。婚姻对你好像从来无关。你甚至怨恨你的父母把你生下来。你说你是你的父母一次不负责任的交媾的产物。你说的是交媾，这个通常用在动物身上的词，你甚至不肯用做爱、性交这样的词。我理解你对你父母的仇恨。很少有人是为生孩子而去做爱或者性交的。做爱或者性交通常只是一次娱乐，一次狂欢而已。当我的儿子呱呱降临，并在他母亲的怀抱里一天天长大的时候，我越来越懂得你那些话的意义，也越来越懂得你对你父母那种复杂的感情。你像所有的孩子一样深爱着自己的父母。当你的父亲病危之时，你四处求医。你在给我的信中说，你的父亲需要一种叫做苜蓿的草药。而当我猛然记起首蓿不过是在中国普遍种植的一种猪饲料，你的父亲却已离开人世。你说如果你的父亲知道苜蓿是猪饲料，不知道会怎么想。我非常痛恨自己连自己儿时不知多少次种植过、收割过的紫云英都忘得一干二净。我生在、长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山村，这里的猪俗称两头乌，身材短小，肉味鲜美，以此制作的金华火腿名闻全球。而苜蓿就是两头乌最好的饲料。对苜蓿应该是最熟悉不过，就像熟悉柳树、松树、狗尾巴草。可我竟然忘记苜蓿的学名是苜蓿。这其实也是小学老师教过的。我本来有机会挽回你父亲的生命。但我在关键时刻，我竟像一个白痴一样，把儿时的经常在上面滚爬的苜蓿抛在了云霄之外。我怎么说也无法抵偿自己对你父亲犯下的罪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你是那样爱你的父亲和母亲。但我所犯的一个弱智的错误，却让你承受了那样沉重的打击。这沉重的打击几个字，在中国的历史课本中通常用于农民起义对封建王朝的作用而言。在我读中学的时候，我是那么热爱历史。我经常热泪涟涟地诵读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在晨读的时候，在自修的时候，当人家研究数学和朗读英语的时候。我在历史教科书中，我曾无数次读到沉重的打击这几个字。那时候我是多么为农民起义的领袖和革命党自豪。但现在，我却不得不把这几个字用在你身上。我此刻的疼痛你能明白吗？

我不知道该如何为你父亲的死负责。我这样说，你可能会认为虚伪。人都去世这么多年了，说这些话还有什么意义？你是对的。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连我自己也觉得虚伪。但我内心的疼痛是千真万确的。我以和你近十年的感情起誓，我没有伪造我的感情。

3

可我们还是不说这沉重的话题了吧。我们也许更应该回忆我们的爱情曾经给我们带来的甜蜜和幸福。是的，在我三十年的感情生活中，从来没有和你的这段感情更让我觉得幸福。我曾经无数次向你叙述过我苦涩、悲伤的初恋。在这里，我又一次复述那段生活，你是否会厌烦呢。可我不说不快。我的初恋发生在高中时期。我第一次孤身一人离开父母，离开那个生我、哺育我的小山村，来到这个劳改农场前面的著名的中学读书。我能够到这座闻名遐迩的中学读书，不是因为我成绩突出，而是由于我的父亲和兄长的努力，这个中学才勉强接受了我。我没有想到，到这里

读书却成了我今生最大的灾难。我的整个高中生活可以说是暗无天日。我看不见一丝光亮，看不见我没有一天日子过得称心如意，直到我偶然地超水平发挥，考进我几乎毫无希望的大学，才结束那段不堪回首的人生。

这暗无天日的生活，有一半是由于一个我暗恋多年、最后被她指责为变态的姑娘。现在我仍清晰地看见，在学校前面的游泳池边，她对我的求爱的冷嘲热讽。她冰冷的目光从她瘦削的肩膀上斜视过来，仿佛有千年的仇恨必须从这目光中发泄出来，以获得心理的平衡，而不惜将一个鼓足勇气才好不容易把心底的肺腑之言吐露的少年，打进黑暗的深渊，从此过上度日如年的生活。我没有走上自杀的道路，是在这个时候遇见了诗歌。诗歌在关键的时刻拯救了我，使我现在还能坐在计算机前，写这个不得不写的小说。我是在学校图书馆的内室里碰到诗歌的。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个人人讨厌的老头，他把书管得太牢。谁想偷一本书，或者逾期不归还，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他对我格外开恩，允许进入内室自由地选读任何书籍，但不许带出内室。我成了内室的一只蟑螂。我把剩余的时间都消耗在内室里。我贪婪地读历史、哲学，直到我遇到了诗歌。我遇到的最初的诗歌是艾青和郭小川。艾青是我那中学的校友。那些诗集都是艾青自己签名赠送的。我看到一颗太阳，一颗燃烧的心，就像后来我从海子的诗里读到的一样。

我被点燃了。我像一团火燃烧了起来。我看到在乌云密布的苍穹之上，在北方的一角，有一束光亮从云的后面若隐若现地透射过来。我向那束光伸出了求救之手。我看见那束光微微一笑，就又消失在乌云之后。我写起了诗歌。这是我走上写作之路的开始。那时我的写作不带任何功利色彩。我只在描绘黑暗中颤抖的

心。我感谢诗歌给我了心灵的慰藉。我的那些最初的诗歌，是那么灰暗，即使在太阳的照耀之下，也是那么消极、毫无光彩。我把所有的诗歌都抄一个笔记本上。那个笔记本后来赠送给了另外一个同学，想必早就不存在了吧。他不可能像我保存你的书信一样保存我的那个笔记本。

其实，到这里，我还没有向你讲述那段伤心的初恋的过程。我想我还是不说了吧。一是你肯定厌烦我再一次地叙述；二是这样的叙述只能让我重新陷入无边的伤痛，却无法给你任何的安慰。我还是不说了吧。不说也罢。

4

这封信你写得很多很多，我读信的时候欣喜若狂。我们都是想从对方信中得到更多安慰的人。寥寥数语的信会让对方失望，甚至产生是否移情别恋的怀疑，最后影响一整天的心情，直至下一封信的到来。这封信你写了这么多，这么多。我是怎样的感激和快乐啊。读着的时候，竟会发出笑声，让我的严肃的同事露出愤怒的神色。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同事啊。一个经常以你的信拿我取乐的中年男人，有着不那么幸福的家庭生活。他反复说，我是你的追星族。他总是不合时宜地对我这样说。他看不出我深埋的鄙夷和仇恨，就像不知道在杭州城底埋着另一个古代城市。我从不轻易暴露我的感情。我不是一个有城府的人，我不能像石头一样让自己的感情沉入水底，但也不会像木头一样浮出水面。我更像一条会游泳的鱼，大多时候能潜入水中，但不得已被激怒的时候，也会上升至水面，甚至会有满嘴的恶水喷薄而出，得罪的人自然也不少。而我这个可爱的同事却是从不轻易表达真实想法

的人。我深知自己在他心目中的不佳的形象和分量。但在我收到你的信时，他总是用堆满讪笑的脸，表示让我厌烦的关心。我很清楚他窥视一个单身男人隐私的阴暗心理。那是一种对一具童身保持童贞到何时的探究心理。他乐意看见那具童身的童贞持续保持下去，也乐意看见童贞的非正常丧失。这就是我生存的环境。这只是我谋生的地方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事实上，在中国，在我生活的这个国家，这个城市，这实在太微不足道。

而你，对你生活、谋生的那所小学，同样也怀有既爱又恨的复杂心理。这封信涉及你的生日。你说你很高兴在生日的前一天收到了我的信和礼物。我寄给你的不过是一块真丝围巾，可你说你收到的是最珍贵的礼物，是今生永难忘怀的一天。杭州是丝绸的原产地，流传着很多有关丝绸的美丽传说。杭州的丝绸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但我寄给你的围巾的确非常便宜，不过几十块人民币。但为了挑选这块围巾，也费了我不少心思。我是第一次来到杭州著名的丝绸市场。这个横贯一条长街的丝绸市场据说是全国最大的丝绸集散地。上万户规模相当的摊子让我晕眩，彩旗一样飘荡的丝绸围巾让我不知该把眼睛放到哪里。热情的摊主在得知我只买一条时无一例外地让热情随风飘去，但这却让我释然，让我能自由自在地独自完成为你挑选的工作。我一个个摊子走过去。我是那种买东西完全依靠感觉的人。我像一个散步的人。我的目光却在围巾上游荡。我最怕的是碰见熟人。熟人就是我的敌人，当我独自一人游荡在喧闹的丝绸市场。

我像只狗一样嗅到了那块淡紫色的围巾。我像一只兔子一样奔了过去。我像只老鼠一样把它扯了下来。我像只沉默的山羊一样付完了钱。我像一头毛驴一样嘚嘚地回了家。我像一只袋鼠一样保护着它。我像一只唠叨的猫一样反复叮嘱邮局收件人。但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还是像扔一块石头一样扔了出去。我像只自作多情的公鸡一样频频回头，仿佛没有我的回头那块围巾会不翼而飞，会被人撕烂扯碎。

我在你的照片里看见了它。我看见它在你的脖子上像一片云飘着。你的右手抓住它的一角。你的眼睛眯着。我看见你的微笑离我很近很近。只有脸庞到脖子之间的距离。我看见你的身体离我更近，只有皮肤和紧贴在皮肤上的丝绸之间的距离。零距离。我抚摸着你的照片，仿佛抚摸着你，在睡梦中我也抚摸着你。

这封信涉及你的生日以及生日礼物。你说在你生日这一天，你听到很多生日快乐的祝贺，收到很多礼物，大部分来自于你的同事。连你一向刻板的校长也给送了一张贺卡，你说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你说你竟然觉得自己还颇得人心啊。可你发现自己又被人家利用。人家不过是想以给你在第二天过生日的名义替你一位女同事做红娘。我知道你和我一样最不愿出现在这种场合。在这种场合，你和我一样只有被伤害的份。对这种场合，我有着来自天然的恐惧。我恐惧出现在人多的场合，尤其是有很多熟人组成的场合。在这样的场合，我只能像一只呆头鹅一样不知往哪里钻（这可是来自你的比喻啊），往何处逃跑。我是那样缺乏社交的能力。看到那么多转动的人头，我甚至不知道该把眼睛往哪里放。最后只能找个诸如上厕所这样的理由悄悄地溜走，更多的时候是呆在某个无人注意的角落，把剩余的时光耗完。这实在是如坐针毡的煎熬啊。

可你说你也热爱跳舞，和几个要好、亲近的朋友，到舞厅疯狂地摇摆，能让你忘记苦恼和烦躁。你说一直这样摇着摇着，就能把自己从人群中分离出来，仿佛那些一起摇摆的并不存在，这世界也就剩下自己一人。我想你所谓的摇摆该是摇滚吧。在中

国，由崔健开创的摇滚深受年轻人的热爱。我也喜欢听崔健的歌曲，有种升腾的感觉让我沉醉、让我忘我。但我从未抵达过摇滚的现场。有限的几次接近让我身受其害。也有朋友把我拖到舞场。五光十色和疯狂的歌曲、变色的人群让我头晕、手足无措，慌忙逃了出来。我像一个受了惊吓的孩子捂住自己的耳朵，在一声惊叫中把撤退工作完成彻底。

这是我和你的区别。你看，我是怎样的无能和不合时宜啊。我被人类社会的淘汰是那么合情合理。我该退到动物界和植物界去。对动物，其实我也不无恐惧。我无法和动物真正实现交流。我没有足够的耐心听它们的鸣叫和嘶吼。只有和植物在一起，我才如鱼得水，仿佛我本该是其中的一员。当我独自一人迈步田野或者藏匿于森林，我就有回家的感觉。我静静地坐着，看夕阳西下，或彩霞飞渡，给我披上一件彩衣，给我温暖和恬静。我像一块石碑一样坐着，一动不动，或者斜躺在草地上，看到小鸟飞飞落落，看到蜻蜓和蝴蝶在花草中间起舞。即使细雨绵绵，或者月亮被乌云遮蔽，我也始终能感到安详、宁静。

5

这是另一封信，另一封让我欣喜若狂的信。这其实是一个包裹。这是我不多的要从邮局亲自领回的包裹中的一个。我收到的是领取包裹通知单。于是我就骑上自行车飞奔在通向邮局的大街上了。我的车子骑得飞快，大概就是在那时候形成的习惯。我接过那个包裹的时候，真感觉有千斤的重量。但我舍不得打开。包裹上有你的香气和汗水。我把鼻子凑上去的时候，那个邮局的发货人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然后说，放心吧，不会发霉的。我笑

了，我说，不会，不会。

但我还是忍不住打开了它。竟是一块围巾，雪白的，蓝边的围巾。还有一封信。你在信中说，编织这块围巾你用了两个月时间，两个月的业余时间。这两个月你没有写作。你把编织当做另一种写作来完成。你说你在编织过程中甚至改变了对女人耽于世俗生活的看法。你说你以前怎样地蔑视一个女人为了给情人打毛衣而忘记了事业和抱负。你说你没想到自己也成了那样的一个女人，而且是那样的陶醉和沉湎，连此生最热爱的阅读和写作也抛在脑后。由此你理解了那句著名“看法总是陈旧的过时，而事实永远不会陈旧过时”的论断。你在编织过程中明白的这个道理，让我陷入沉思。

而此后，你的围巾就飘在我的胸前了。你的这块围巾是我此生获得最好最珍贵的礼物。其实，我此前根本没有收到过来自异性的礼物。我突然理解了什么叫温暖。

我可以说的是温暖这个词在我心中产生别样的含义。她变得那样具体、感性，可以触摸，就像你的围巾一样在我的手上是这样地活生生。你的围巾跟着我飘荡在杭州的大街小巷，书店和白堤是她经常到达的地方。她是那样的熟悉杭州的一草一木、道路和房屋。她还跟随我抵达北京、河北、山西和青海。我的一个令我厌恶的同事有一句话却让我感到不那么讨厌，并且永远记在了心上。他说，你的围巾好漂亮啊。他从没有赞美过我。大约我也确实没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吧。在那一刻，我甚至改变对他的看法，发现他也有可爱的一面。恋爱中的男女是多么脆弱，多么容易被改变。有人说，能改变人生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受孕和出生；另一件事就是爱情和婚姻。我想这话是那样有道理，以至长时间被这句话所迷醉。

有了你的围巾，冬天也不再存在。当我把自己在河北承德溜冰场上的照片寄给你后，你的回信却说，你看见了你的围巾在我的脖子上，你还说，你也整天把我的贝壳挂在脖子上。你没有提我的真丝围巾。你说没有比这个贝壳更漂亮的贝壳了。你生在海边，在鱼背上长大，你有过无数的贝壳，但你说你没有比这更漂亮的贝壳。我多么乐意听见你这样的话啊。那只贝壳是我从海南天涯海角捡的。你说你对天涯海角的名称颇感迷惑。我想这也是地域的差异啊。在中国，这就非常好理解。那是离中原最遥远的地方，也是流放罪人所能流放最边远的地方。那是想象当中无法生存的地方。

我要向你叙述这次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旅行了。我向你说过多少次，但肯定没有这次详细和生动。抵达离你最近的地方是我的梦想。我不可能跨越国境抵达你的国家，在那个时候，甚至不可能到达香港。天涯海角是我能够抵达的离你最近的地方。我把这次长行安排在中国国庆节期间。那时候，国庆节假期也不过两天，尚未实行五天工作制。我的国庆假期加上星期天也不过三天，我请了两天的假，把自己放在了飞往广州的飞机上了。

当空中小姐柔软的手把一杯可乐递到我的手中的时候，我突然说，请问，有没有信纸和信封？信封？她的话充满疑惑。我说，我想写一封信……

对不起，没有。她低沉而甜美的声音在飞机的颠簸声中像被吃了一样，令我沮丧。我想起你在飞往新加坡的飞机上在颠簸的机舱里写信的情形。我也想起在中国有一个著名的小说家能在奔驰的列车上写完一个完美的小说。你和那个小说家也许有一样的本事。我是一个除了在绝对清净的环境里无法写作的人。写信也不行。在喧闹的公共场所，我是恐怕连打开计算机都要发晕的。

我从内心佩服那种能在各种环境中写作的人。我也同样佩服你的写作。你说你能在任何环境中不受外界影响地写作。怪不得你的作品是那样丰富而不乏优秀的佳作。我是多么羡慕你啊。

此次飞行最惊险的一幕发生在降落的时候。这次飞行也是我此生最恐怖的一次飞行。我是一个对旅行，特别是对飞行具有无端的惊惧的人。大约是看过太多的恐怖电影和书籍，目睹过太多的交通事故，我在旅行开始之前总会无端地感受到一些不祥之兆。我在灯光的摇晃中，数字的偶然呈现中，一个电话号码，一辆汽车的牌照，一根时针、分针或秒针指示的方向都会让我对即将开始的旅行充满忧虑。此次飞行我也感受到了很多让我七上八下的兆头。在我的计划中，并没有此次飞行的计划。我原打算乘火车到广州，然后渡船到海口，回来才坐飞机。我有限的收入必须用得恰到好处。我也想给自己增加坐火车卧铺的经历。读书的时候都是坐火车硬座，参加工作后长途旅行就是飞行了，我那时候缺少坐卧铺的经历。但由于购票人的粗心大意，卧铺车票竟然没有买到，连硬座车票最后也失之交臂。我不得已把自己放在了这架让我此生难忘的飞机上了，就像我不得已写下这个小说。此为第一“兆”。飞机起飞时间为星期四的九点十四分，此为第二“兆”。载我前往机场的民航大巴的车号是 12154，此为第三“兆”。而我在去机场的路上，在我的前方和后方经常出现号码带 4 的汽车和电线杆，此为第四“兆”。最后让我惊心的一“兆”出现在我在安检的时候，竟然持续地出现报警声，像电话话筒中那持续不断的电流的鸣叫声让我心烦意乱。但安检的那位衣冠不整的先生在我全身用一根警棍样让我厌烦的电棍上下移动了很多次。再用他结满老茧、黑乎乎的手在我身上摸了几遍，还不想罢休。我开始有些愤怒了，尤其是当我看见一个漂亮得让所有男人

和女人都要嫉妒的小姐的手在一个肥胖的老头身上上下抚摸的时候，我的愤怒就像自燃的火朝着那位丑陋的安检员喷了过去。结果是我被带到一间封闭的房间里，接受全面、彻底的让我无地自容的检查。我被扒光了衣服，只剩下一条短裤。而我被脱下的衣服也是像废纸一样被胡乱地扔在地上。我的抗议得到的是值班经理一声轻描淡写的对不起，说完他就像事情并未发生一样拍拍屁股掉头走了。

我所受的侮辱在我把一泡屈辱的尿横扫在候机室里一座钢塑的雕像上的时候飞逝了大半，并猛然惊醒，这是真正的不祥之兆。我手脚也开始颤抖。我说我不能坐这趟飞机。我必须取消这次南方之行。我还得阻止飞机起飞。我的停止飞行的要求被当做是对我搜身的一次报复。我确实也讲不出可信的理由。结果是飞机准点起飞，而我也被强行装入这架空中客车飞机。

在飞机飞临广州并在广州上空盘旋数圈的时候，机舱里开始骚乱起来。人们感到我们的飞机出了麻烦。我的预感开始兑现。我是最先陷入紧张状态的那批人的一个。但我没敢吱声。我只是按照广播的要求再一次检查了安全带，并详细观察了救生圈的位置，认真学习了氧气袋的佩戴方法。

而此刻，你的照片成了我的救命稻草。我从旅行包里取出你的照片，其间还遭遇空中小姐温柔地阻止。她要求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但在我坚持下，她替我在行李箱里取出旅行包，并帮助我找到你的一叠照片。好漂亮的小姐啊，她说。这是我此次旅行听到的第一句中听的话。我有点惊讶于她的沉着。我不禁多看了她两眼。这是一个身材修长、眉清目秀的姑娘。我一时间觉得她有点像你，不过比你更高一些。我看了看你的照片，再看了看她。那是一张你在天津一个坐满石雕的公园拍摄的照片，那时候

我们还没有相识。这张穿着毛衣的照片，总让我怀疑你到底是否马来西亚人。很难分清一个出生、成长在东南亚的华裔和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的区别，特别是当她身着中国服装出现在中国大陆。但也许你是特殊的一个。

我们把这次事故的处理结果留到下一章写吧，这一章已经太长。而我和那位空中小姐的故事会在更远的地方被重新提起，而她正是我们爱情的见证人和毁灭者。

6

事故的结果也许不是很难猜到，因为我毕竟还好好地活着，也没有落个残疾。那只是一场虚惊。那种虚惊后来让很多旅客从此不愿再坐飞机，也让几位空中小姐提出辞呈。我隔壁两位保险公司的雇员就从此再没有坐过飞机。那是两位长得一瘦一胖，很可爱的小姐。尤其那位胖小姐圆鼓鼓的脸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白白胖胖，是再恰当不过的形容了。而且笑起来的时候一个硕大的酒窝在起伏、纯净的湖面就洋溢开来，你不能不喜欢的。而她自上了飞机后就一直笑着，好像总有无数开心的事情总说不完，笑不完。她们是去广州开一次以吃饭和游山玩水为主的会议。到处都是吃、玩、拿的会议，这样的会议我也参加过不少，真是其乐无穷。怪不得她们那么开心。可灾难飞来的时候，两个沉浸在喜悦之中的小姐就开始呼天抢地，以致要不断地诅咒提供她们吃饭、住所的保险公司来了。她们开始痛骂飞机，骂完了飞机骂机长和空中小姐，骂完了又开始骂自己的单位和领导以及会议的组织者。她们该骂的都骂了，飞机也已经平稳地停在了白云机场。警车和救护车停满了机场，数不清的摄像机也对准了我

们。

我好不容易从拥挤的人群中找到来接我的朋友迪那。迪那是我大学读书时认识的一个朋友，一个热爱萨特有着萨特般深邃的思想的哲学家和诗人。他的作品当时已经影响哲学的进程。可后来他突然宣布离开哲学和诗歌，让学界震惊。而我却以为那是他真正独自走上飞翔道路的开始。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会以震撼学界的形象重新出现，到那时我们才能看清他退出江湖的真实目的。

我首先看见了他满脸的络腮胡子，好像有几十年没有刮过了。他深陷的眼睛游移不定。他在寻找我，但脑子里一定在想别的东西。通常是他等人，但首先看见的肯定是他等的人。这回也一样。我在拥挤的人群里喊他。我在他身边站了一会儿，他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落在更远的地方我拍拍他的肩膀，他说，干吗？你干吗？他的目光仍在远方。

这位先生，我说，需要服务吗？服务？不要！他回答得疑惑。迪那，不认识我了？

这回他的目光才从远方收了回来，但仍是环顾一周后才定格在我的身上。我的这位朋友就是一个做任何事都心不在焉，总是在考虑大事的人。他是我认为真正的天才。他退出江湖是为了未来有一天把整个江湖搅得稀巴烂。我深信不疑。

我的这位朋友是辞掉一份人人羡慕的工作来到广州的。他是一家著名的广告公司的部门经理。他把我安置在他的房间里后就一个人站在窗前看街上流动的人群。他一声不发，独自一人双手叉腰，看着街上飞逝的汽车、自行车和人群。他把我扔在那儿。我随手拿起他书架里的书。他一直站在那儿，像孔子站在河边。直到吃晚饭时间，我才步出房间，他还站在那儿，我说，你看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